

两性交织碰撞下的苔丝悲剧

赵甜甜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1)

摘要:《德伯家的苔丝》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著名诗人、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文学著作。小说通过讲述纯洁善良的农村姑娘苔丝“被失贞”等一系列悲惨遭遇,控诉了男权主义统治下的英国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摧残,进而引发了读者对于两性关系的反思。本文从两性视角着手,第一部分首先结合哈代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个人经历来分析其两性意识,了解哈代两性观对小说人物塑造的作用;第二部分主要通过分析两性意识的差异和不平衡在小说主要人物(以亚雷为代表的完全男权主义者,以及克莱和苔丝这样的两性意识交织碰撞者)身上的体现及作用,探讨苔丝悲剧。

关键词:两性意识;哈代两性观;维多利亚时代;苔丝悲剧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事物总是渐渐趋于平衡状态,因为平衡状态是稳定关系的基础和保障。几乎所有的不平衡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加剧失衡,最终走向毁灭,或是革命以求其应有的平衡状态。两性关系也是如此,从最初的母系社会到后来的父系社会,再到现在我们呼吁的“男女平等”,两性意识在不断发生着冲击与变化,“男权主义”统治下“女权主义”的崛起正是两性关系寻求平衡的集中体现。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即是处在这样一个两性意识交织碰撞的背景之下。

19世纪的英国正处在一个男权制强势主宰的社会中,女性仍处在受压迫和统治的社会地位。庆幸的是,这也是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经济政治的变革也促使了社会思想的发展与进步,60年代后期渐渐不甘受男权制度文化歧视和压迫的女性意识的崛起也给文学界带来了新的冲击和变革。以哈代为代表的一批现实主义小说家开始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苔丝这样女性意识逐渐被唤醒的女性角色,抒发了对女性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关怀,并以此揭露社会现实对其残酷的压迫和摧残,引起社会对女性的关注和重视。而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哈代更是公然在其代表性作品《德伯家的苔丝》中以“一个纯洁的女人”为副标题,将失贞的下层妇女苔丝判定为一个纯洁的女性,矛头直指当时男权主义统治下虚伪的伦理道德和伪善的宗教制度,鞭挞了男权制度主宰的社会意识形态对女性的欺凌摧残和其传统愚昧的贞操观念。作品往往是作者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载体,本文试图在前人对哈代思想及小说研究的基础上,跳出单方面的男性视角或女性视角,从两性视角切入,更加客观的通过研究分析哈代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两性观念的发展与成型,然后结合作品中人物再探苔丝悲剧。

一、哈代两性意识浅探

托马斯·哈代一生主要处于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男权主义大行其道,与此同时女权主义初露锋芒,先进的女性意识渐渐苏醒,交织碰撞的两性意识对哈代两性观的形成及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哈代从小所处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也对其两性观念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 维多利亚时代的两性意识

1. 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

男权主义(也称男权制、父权制),本质来说是一种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性不平等的制度。自母系社会解体之后,随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演变与发展,由于生理差异等原因使得女性在社会中日益处于劣势地位,沦为附属者;而男性作为家庭和社会的支柱,则长期

居于支配地位。因而传统的两性既定关系是男尊女卑型或男强女弱型。在这样的男权社会背景下，男权中心文化长期受到人类的推崇，并且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男尊女卑的两性意识早已根深蒂固，难以动摇。

在维多利亚时代，男权主义大行其道，男性在家庭社会中享有支配性的特权，男性的看法仿佛成了判定事物好坏的标准。社会习惯用男性的标准来评价女性，对女性的看法非此即彼，非纯洁即淫荡，严重否定了女性的价值，将女性置于从属和次等的社会地位。这样严重不平等的两性观念在当时社会多个方面均有所体现。在此笔者主要选取法律和道德这两个方面来透视两性意识的严重失衡。

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已婚妇女如同罪犯、未成年人一样被剥夺所有的公民权，“所有的妻子都完全服从丈夫，他可以任意剥夺她的所有”¹，妻子仅是丈夫的附属品。此外，在离婚权利上，当时的法律规定，如果丈夫有足够的理由证明妻子犯有通奸罪，可以申诉离婚，而妻子要想离婚就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丈夫行为恶劣，如重婚、乱伦等罪行。这实质上是在单方面对妻子通奸的惩罚，这样的离婚法“完全是建立在妇女是男性财产这一观念基础上的，男性犯了通奸罪，不管多少次，女人都要原谅他，而女人犯了通奸罪，哪怕是一时失足，也是不可饶恕的。”²即便是在 1857 年新通过的较为进步的《婚姻及离婚法》中，仍旧规定丈夫可以单独指控妻子通奸，而妻子指控丈夫通奸要有以下附加条件：遗弃、暴力行为、乱伦、鸡奸或者性变态。可以看出法律中依旧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正如约翰·曼纳斯伯爵的评价：“该法案使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在法律眼里得到再次确认。”³这些都反映出当时两性意识的严重失衡下男权主义对女性生存与权利的压迫和不公。

在道德方面，当时英国社会盛行的“维多利亚风尚”几乎可以视作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虽然它对英国社会风气与秩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却是建立在对女性的不公正对待之上的，其中对于女性的要求更是两性严重不平等的强烈体现。

维多利亚风尚对“完美女性”有三个基本要求：外表的优雅，内在的纯洁，以及对丈夫的服从。优雅的标准在于女性的装束和教育是否符合男性设定的标准；而女性的初夜权和性忠诚则是其纯洁与否的绝对评判原则，“妇女失去了贞操就失去了一切可尊敬的东西，她的品格决定于遵守一种美德。”⁴对丈夫的服从更是成为了所有已婚妇女乃至社会都引以为荣的美德。

值得重点指出的是，“维多利亚风尚”所崇尚的性道德观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霸道的苛刻，把妇女的贞操当做衡量其贞洁与否的绝对标准，要求妇女婚前必须是处女，一旦她失去贞操，不管那是否是因歹人的暴行所致，就视其为不道德的堕落的女人。无论她真正意义上的内在多么纯洁多么高尚，她就已经被推向整个社会集体的对立面，永远失去了拥有幸福的权利并且她的丈夫有权抛弃她。而这种评判标准完全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价值取向。

此外，当时性道德观对男女实行的双重道德标准。社会不问情由地要求妇女绝对纯洁，却对男性显示出了绝对的宽容，对于品德败坏的男性随意玩弄、抛弃女性的行为视若无睹，

¹ 索菲亚·A.冯·温吉登.《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Sophia A. van Wingerden, The women Suffrage Movement in Britain)[M].麦克米兰出版社,1999年,第6页.

² M.L.雪莉.《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女性主义、婚姻和法律》(Mary Lyndon Shanley, Feminism, Marriage, and the Law in Victorian England)[M].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8页.

³ 劳伦斯·斯通.《离婚之路》(Lawrence Stone, Road to Divorce England 1530-1987)[M].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88页.

⁴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M].北京:商务印书馆;转引自曾亚英.《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家庭天使”的内涵和特点》[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7期,第120页.

反而把一切谴责与非议都指向女性。男性可以“既往不咎”“从头再来”，女性却只能忍气吞声，或者嫁给对方以维护名誉，或者遭受众人的蔑视艰难度日，永远地背上道德的枷锁，无法挣脱。

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男权思想稳固统治的时代，女性在思想和行为上大多都是绝对服从男性，以男性的意识为向导和准则，并未形成自身独立的女性意识和知觉。不平衡的两性意识也使得两性关系严重失衡，发生在女性身上的悲剧并不在少数。

2. 日益觉醒的女性意识

如果说维多利亚时代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对当时的女性来说是黯淡无光的黑夜，那么19世纪后半期在英国兴起的女权运动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她们无疑是黎明前的一道曙光。

19世纪的英国处于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以及自由主义的兴起都为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做了铺垫。其实早在18世纪末，随着社会革命的发展，少数中产阶级妇女也被卷入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其颁发的《人权宣言》的影响，在“天赋人权”的观念和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反对一切权威和规范、崇尚自由平等思想的渗透下，知识阶层妇女开始觉醒，特别是1791年，法国女权运动先驱发表《女权宣言》更为深刻地触动了英国中产阶级妇女，使她们开始思考女性的真正地位和权利。

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期，一批率先觉醒女性意识的先进妇女在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压抑和沉默之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旨在争取妇女在法律、教育、就业、婚姻、参政等方面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希望改变男尊女卑这样一个严重不平等的两性关系。

女权运动在那样一个男权主义强不可撼的维多利亚时代无疑是极具革命性和颠覆性的，纵然它会是艰难的，会受到传统社会的强烈打压，但它还是使女性地位适当的崛起，权益受到了保护尽管还是极少一部分的；它唤起了更多女性的独立意识的觉醒，使男性权威不再那么强不可撼，也迫使社会重新思考性伦理和性道德。

维多利亚统治时代相继出台的《婚姻及离婚法》《已婚妇女财产法》等女性相关法律都对女性的权利有所扩大，虽然依旧摆脱不了浓重的性别歧视色彩，但却是女性意识崛起的体现。此外，女性意识的觉醒对英国文学界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英国女作家的创作在19世纪达到了历史上的第一高峰，以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盖斯尔凯夫人（Mrs. Gaskell, 1810-1865）、乔治·艾略特为代表的30多位女作家相继登上文坛，并冲破以男性为主导地位的英国文学桎梏，塑造出诸如伊丽莎白、简·爱等性格鲜明且具有超时代思想的女性形象。其中尤以简·爱最具代表性，与传统文化中由男性所塑造的美丽温柔心甘情愿为爱牺牲一切的“理想女性”不同，她是一个“一贫如洗、默默无闻、个子瘦小、相貌平庸”的女子，更是一个性格倔强、自尊自爱、不肯妥协媚俗的“与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新型女性”⁵，至今，她依然被当成是妇女觉醒并努力捍卫自己人格尊严，争取男女平等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与此同时，也渐渐出现了以哈代和劳伦斯为代表的一部分男性作家，开始关注女性的处境和遭遇，在作品中流露出对受压迫女性的同情并赋予她们一定的女性意识和反抗精神，跳出了传统男性作家笔下对女性非“天使”即“妖妇”的极端形象塑造的固定模式。《德伯家的苔丝》中带有新时代女性品质的苔丝，《无名的裘德》中极富个性和女性意识的淑，《虹》中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厄秀拉，等等。这是女性意识崛起并受到重视的表现，而作者笔下的男性角色在面对这样的新女性时所表现出的或不屑或愤怒，或彷徨失落无助悲哀，也正是19世纪男性在面临女性主义思想时的写照。

（二）哈代两性意识的发展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身处于那样一个两性意识亟待修正、交织碰撞愈演愈烈的时代下，哈代的两性意识自然

⁵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7页.

深受影响并随着自身的经历和见识而发生着改变。这在其作品中也有着深刻的体现。

哈代生于 1840 年的英国西南部的多赛特郡（农业郡），父亲是一个精于建筑的石匠，母亲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朴实能干的乡村女子，哈代自小生活在这样民风淳朴的农村，且在青少年时期还曾帮很多女孩代写过情书，因而哈代对于乡村女性的心理、情感、追求十分熟悉，这也使得他对女性有着特殊的情感和尊重。在哈代青年到伦敦工作的期间，他继续之前对文学和哲学的钻研，接受了达尔文、叔本华、穆勒等人的思想，哲学的思想使他能够更加理性的看待两性关系，而穆勒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则对其两性平等意识起到了很大的影响。1867 年，哈代因身体不能适应伦敦的气候，返回家乡居住，在从事建筑工作的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后来完全投入文学创作中去。伦敦的学识增长和都市生活经历让哈代对女性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使其对女性的处境和遭遇都有了更深的体会和思考。

哈代的自学使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哲人的胸怀和预言家的眼光，生活游历则使他更具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对男性的自我审视，对女性的深入了解，使他笔下的女性不同于以往的理查逊模式及非“天使”即“妖妇”的俗套，尤其是他所重点塑造的带有悲剧色彩的女性大多都有着鲜明且复杂的个性，向往自由、叛逆、追求人格的完整和独立，特别是在对爱情的追求上更加强烈而执着（这也是哈代对待爱情态度的表现），但同时，她们又是矛盾的，或是在爱情面前变得盲目屈从，失去自我，或是屈从于社会现实，不得不放弃原有的追求。有学者认为这是哈代男权意识残留的体现，因而令其笔下的这类新女性多以悲剧收场，此外，哈代所欣赏的女性也多具有纯洁善良、温柔坚韧、勤劳能干的特质，符合维多利亚时代对妇女道德的要求，因而有此观点。

笔者认为哈代赋予笔下具有独立反叛意识的女性以悲剧收尾恰恰是他作为现实主义批判大师的高明之处，在现实社会中，具有新女性思想的女子尤其是挑战传统道德者在当时那个男权制社会中必然会被孤立排斥，被巨大的社会舆论和压力所摧残，与整个社会“为敌”，似乎不论男女都难以有好的结局，因此对于哈代在作品中总是让女性走向悲剧是其男权不可挑战意识残留的表现并不认同，这恰恰是对现实社会的真实刻画，是对现实中两性不平衡、新女性意识在男权意识强压下的真实处境及发展的真实写照，将社会现实愚昧面揭露出来并进行公然的挑战（《德伯家的苔丝》一书中以“一个纯洁的女人”为副标题，公然挑战当时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这也使他受到了当时社会的甚至妻子的责难），而且在他的作品中对于男性角色的态度更多地是审视、批判和反思，对于其中男性很多在当时社会中并不会受到道德或是法律约束的行为表现出了不赞同，虽然没有过多赋予其悲剧下场，这也是尊重社会现实的表现，尽管如此，哈代的作品还是受到了来自社会舆论的不小的压力，这也是他放弃小说重回诗歌创作的原因，在那里他可以更自由的进行创作。倘若哈代真的都给这些女性扭转社会传统道德舆论获得幸福生活的结局，反而有点浪漫主义的意味了。

此外，关于哈代欣赏赞美的女性多具有纯洁善良、淳朴能干、富有牺牲精神的特质，与传统男权思想赋予女性的美德一致，而看作是男权意识体现的观点，笔者持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这些特性是属于美好的人性，是整个人类都欣赏的美好品质，并不能仅局限于它们被男性公认欣赏而将其归为是受男权思想主导而赋予女性的特质，就否认其值得肯定、欣赏、追求的价值。这也是女权主义常陷入的一个盲区，将男性认同的女性特质一概否认掉而忽略了其作为人类所追求的普遍特质。如果说哈代男性思维有值得诟病的一点，笔者更倾向于，在哈代笔下，他所欣赏的女性大多外表也美丽迷人，很少有相貌平庸丑陋的女性同时具有美好的品质被他浓墨重彩的刻画，这一点确实是女性作家更为超前，她们笔下所歌颂的女性倒是不一定拥有美丽的外表，更倾向于精神上的“美丽”。

儿时淳朴和谐的乡郡生活为哈代男女平等两性意识的初步形成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之后对于文学、哲学等先进思想的钻研也对其超前思想意识的形成起到了极大地推动和帮助，而都市生活及游历则帮助他更加深刻的了解社会现实及弊病，加深了他对社会两性的审视和反思，继而通过其作品表现出来。

二、两性意识交织碰撞下的苔丝悲剧

在苔丝故事中，单从两性意识角度看来，我们不可否认，究其根本苔丝的悲剧是由男权思想的压迫所致。但苔丝的悲剧并不单是由不可撼动的男权意识造成的，倘若苔丝是一个并不具备追求爱情、向往自由、叛逆倔强的新女性意识的维多利亚时代传统女性，在被诱奸之后委身于亚雷，安心过上自己富太太的生活，也就不会有后来与克莱的纠葛等一系列悲剧。亦或是克莱始终坚持自己陈旧的男权思想所赋予女性的伦理道德论而不再回心转意请求苔丝回到自己身边，那么苔丝也许就会继续为家庭利益而牺牲自我委身于亚雷，虽然彻底失去对爱情的希望但却可以安稳的度过余生，当然这样的结局对于执着追求理想爱情的苔丝同样是一种悲剧。当然，这样的假设会让人觉得太过不思进取，新事物的诞生也发展总是会遭遇旧事物的顽强抵抗和打压的，我们是绝不能因此就否认其价值的。笔者用这样的假设推导只是想说，在苔丝这个故事中，造成苔丝悲剧的原因是复杂的，男权意识的压制是根源是隐患，而两性交织的冲突则像是导火索，最终引爆了埋藏已久的隐患，将最根本的弊病暴露出来。

（一）自私专断的刽子手——彻底的男权思想

如果非要指出造成苔丝悲剧的最根本的“刽子手”，那应该就是拥有彻底男权思想的苔丝冒牌的远房表哥亚雷。哈代笔下的亚雷是一个用钱买来高贵头衔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他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同时更是男权主义的代表。这样一个富家花花公子在未遇到苔丝之前，就借着家庭的金钱、权势沉溺于声色犬马，玩弄女人，并且丝毫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惭愧，以至于后来在苔丝指责他的行为时，他也不以为然，只是轻描淡写的来一句“每一个女人都这么说”⁶。在他的男性思维看来，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的容貌就是用来取悦男人、满足男人性欲的，在苔丝执意逃离他时，他劝苔丝“在年老色衰之前把你的美貌多向世人展示一些”⁷。自始至终，他都只是看上了苔丝的美貌，而不是她的美德、个性，也不曾真正的尊重过苔丝。为了得到苔丝，起初他利用苔丝的贫困和缺乏社会经验设下圈套引诱并奸淫了她，并且毫无愧疚之感，甚至不觉得这对于女性来说是太大的伤害，他认为苔丝“这样忧郁，一点道理也没有”⁸。这也是在当时男权主义文化统治下，社会认为女人的美貌被男性所肯定，给男性带来快乐就是女人最大的价值的体现。而当时被社会普遍认可的“男女两性双重道德标准”更使得罪人和受害者的身份发生对调，苔丝背上了“淫荡”“不贞洁”的恶名，终日受到良心及社会的谴责，而亚雷却丝毫没有受到责难，无需为他的卑鄙行为负责，甚至还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传教士。当我们都以为旧日“恶少”已经回头向善时，与苔丝的再次相遇使他原形毕露，毫不犹豫的抛弃了宗教，甚至还把罪恶的根源推给苔丝，认为是苔丝引诱的他，使他“故态复萌”，“你这个引诱人的女子，苔丝，你这个讨人喜欢的、要命的巴比伦妖妇——我重又遇见了你；一看见你我就无法抵御你的诱惑了”⁹。并一次又一次的找到苔丝，告诉她克莱已经彻底抛弃他不会再回来，对于苔丝拒绝做他的妻子，他揭下温柔伪善的面孔，“你记住了，我的夫人，我一度做过你的主人！我还会再次做你的主人的。如果你是某个人的妻子的话，你就是我的妻子！”¹⁰之后便借着苔丝家变的契机，重新占有了苔丝。亚雷口中反复强调他爱苔丝，然而他的爱却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对待苔丝没有尊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关爱，有的只是满满的套路和手段，还有强烈的占有欲。正是他自私自利的顽固的男权思想使他一次次的将苔丝推入深渊，也终让自己不得善果。

（二）摇摆不定的帮凶——交织碰撞的两性意识

⁶ 托马斯·哈代.《苔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第98页.

⁷ 托马斯·哈代.《苔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第100页.

⁸ 托马斯·哈代.《苔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第98页.

⁹ 托马斯·哈代.《苔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第416页.

¹⁰ 托马斯·哈代.《苔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第427页.

如果说完全受男权意识控制的亚雷是苔丝悲剧的始作俑者,那么在两性意识交织碰撞中摇摆不定的克莱和苔丝就是这场悲剧的帮凶。

1、克莱——迟来的觉醒

克莱表面上是一位有思想有知识的青年,虽出身牧师家庭却决心摆脱宗教束缚,做一个农民。看似他蔑视宗教习俗,不在乎身份地位和过去,只追求自己喜欢的美好的女子,看似应该是会具有先进的两性意识。却不料在新婚之夜和苔丝互相坦诚过去所做的“罪孽”,当他得知自己视为纯洁的“圣女”竟是一个“不贞洁”的“淫女”时,他不再是那个满口进步思想,唾弃传统宗教道德的先锋青年了,他是那么的“羡慕纯洁无暇,憎恨不纯和不道德”¹¹,他无法忍受苔丝不再纯洁的事实,尽管他自己就曾堕落的“和一个陌生女子一起放荡地度过了四十八个小时”¹²,他坦然接受了苔丝的原谅却毫不留情的“把她看作一个骗子了,一个伪装成清白的有罪的女人”¹³,甚至觉得苔丝请求他原谅的行为是“荒唐”的,是在“狡辩”,认为她“是个一点儿不懂事的乡下女人,对这个社会没有起码的知识”¹⁴,显然他依旧是一个男权主义者,依旧在用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的道德观衡量一个女性的纯洁与否,而且丝毫没有意识到双重道德标准的虚伪和不公。苔丝的苦苦哀求和屈从最终也没有打动他,他选择残忍的丢下苔丝,将苔丝推入罪孽的深渊,一个人去了巴西闯荡。哈代在文中这样评价他的行为:

然而,有一个阴影,一个比克莱尔已经觉察到的阴影更浓的阴影笼罩在他们两人头上,那就是他本人的局限性。尽管他努力独立思考,遇事企图作出他自己的判断,这位先进的、好心好意的年轻人,这位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由这个时代造就的样板人物在面对意料之外的特殊情况时却依然只能求助于他早年所受的教育,依然只是习俗和常规的奴隶。没有先知来启示他,而他本人的思想虽比较先进但还不足以使他认识到,从本质上来看,他的这位年轻妻子一样当得起利慕伊勒王的称赞,她的道德究竟如何是不能根据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应该根据将来发展的趋势来进行评判的。

哈代用一段富有哲理的文字指出了克莱思想上的局限性,也用超前的意识指明当下对于女性不分情由的道德评判标准是不合理的。

也正是在巴西的经历和见识,让克莱的两性意识发生了改变,他开始审视传统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道德评价——“什么样的男人才是有道德的?”“什么样的女人是有道德的?”“应该如何评价苔丝?”他开始后悔,开始在思想上接受苔丝。在经过思想开明的同伴的开导之后,他愈发的羞愧,“从苔丝的批评者慢慢地变成了她的辩护人”¹⁵。最终他选择回到妻子身边并求得她的原谅。但为时已晚,他曾经的局限性、无情的抛弃不管不顾已然使苔丝走向了悲剧,而他的再次出现无疑激发了苔丝所有情感的爆发,最终悲剧还是发生了。

2、苔丝——爱情的奴隶

苔丝,作为作者浓墨重彩精心刻画的核心人物,被赋予了作者理想新女性的优秀品质——淳朴善良、勤劳智慧、富有牺牲精神,但同时自立自强,具有叛逆精神,不轻易屈从于男性统治和命运,有自己执着的爱情追求。

尽管苔丝生活在男权意识主导的时代,女性处于附庸地位,但是苔丝不同于传统的女性,她不听凭命运的摆布,也不屈从于男性统治的坚强意志。生活上力求自食其力,不依靠男性而活,感情上她渴望并执着追求平等的爱情,虽然没有先进科学思想的引导但也常常思考人生勇敢探索和学习,这些也都与女性主义所倡导的解放女性、宣扬女性文化是对应统一的。

¹¹ 托马斯·哈代.《苔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第289页.

¹² 托马斯·哈代.《苔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第289页.

¹³ 托马斯·哈代.《苔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第297页.

¹⁴ 托马斯·哈代.《苔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第301页.

¹⁵ 托马斯·哈代.《苔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第439页.

起初，苔丝对于去德伯家认亲这件事一直是不赞成的，更不希望借此攀上高枝嫁入豪门，但因为对老马“王子”的死感到愧疚，想要帮家里解决经济问题才妥协同意去认亲，但依旧坚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态度，“还是愿意想法找个事儿做”，仍然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补救她犯下的错误，养活家人，而不是去依附别人的权贵和财富。包括后来被克莱抛弃后，她也不去依靠克莱家族，而是选择去艰苦的高地农场挖芜菁甘蓝维持家庭生计，最后是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实在无法支撑起多遭变故的家庭偏又求克莱而不得的情况下，为了家人选择牺牲自己的幸福才接受了亚雷的威逼利诱。这也正是苔丝女性独立意识和善良牺牲精神的体现。不同于一般的传统妇女，苔丝对于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看法。不爱的她绝不妥协屈从，即便知道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自己失身后如果不嫁给德伯便会遭到社会的唾弃和不公正对待，可能再也无法获得幸福，她也依旧坚定的拒绝嫁给德伯，她无法向没有感情的婚姻妥协，“也许任何一个女人都会那样做，只有我例外。”¹⁶当爱人克莱回来挽回自己的时候，她孤注一掷，拿起匕首刺向了破坏她爱情的亚雷，为了哪怕只有短短5天的幸福生活，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渴望爱情，渴望婚姻，但绝不去祈求，也不需要怜悯，而是希望在平等的基础上得到爱情和婚姻。

此外，还有很多类似的情节都体现出苔丝不同于传统世俗女性的意识。不惧怕世俗的偏见，公然将别人眼里的私生子带到工作的麦田里喂奶；在孩子死后，她敢于打破宗教教规，私自给孩子行洗礼；她在潜意识里追求男女平等，真诚地向克莱坦白失身希望得到同样的原谅，在被拒绝后也曾“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这样的苔丝，是具有反抗性，具有叛逆精神，性格坚强，敢于追求爱情和平等，敢于质疑和抛弃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具有超前的女性意识的新时代女性代表。

但在那样一个男权主义根深蒂固的大时代中，纵然苔丝已经具有部分先进的女性意识，但她依旧无法摆脱深入骨髓的男性思维影响下的摇摆不定的自我认同。在不幸被亚雷诱奸后，虽然拒绝做亚雷的情妇，但同时也觉得自己有罪，当她看到墙上的大字“你犯罪的惩罚正眼睁睁地瞅着你”，她觉得那是在指责她。面对克莱的狂热追求，她始终觉得自己身负不洁的罪责不能也不配接受他的爱。当她向克莱坦白失贞的真相却不被原谅之后，她又再一次把自己放在了不平等的地位。纵然有那么一瞬间的觉得委屈不公平，但很快就被爱情的盲目占据了头脑，她完全将自己置于“邪恶”的罪妇身份，“跪在克莱的脚边”苦苦哀求他的宽恕，在得到克莱冷酷无情的拒绝后，她选择了屈从，“我会像可怜的奴隶一样服从你，即使你要我躺倒，要我去死”¹⁷，甚至想着“投河自尽”以消除罪责，不让克莱丢脸被责怪，无论克莱做出怎样的决定她都心甘情愿毫不埋怨的承受下来，只是为了克莱宽恕那本不该是她承担的“罪责”。此时的苔丝已不再具有新女性意识，而是完全屈服于男权意识下，依照男权意识进行自我认同，“对自己的权利并不维护，而总是认为克莱的任何判断都是完全正确的，因此默默地俯首听命”¹⁸。苔丝自始至终都不认为克莱做错过什么，哪怕是他曾经的自甘堕落，或是他的双重道德标准，抑或是他对她的残忍抛弃不闻不问，她爱克莱便觉得他做的都是对的，对自己的惩罚都是应该的，让自己处于痛苦的生存状态也是自己应得的，她丝毫没有想过克莱也是让她处于不幸的“帮凶”，最后将所有不幸都归罪到亚雷身上，用极端的方式惩治了“凶手”，“结束了”自己的不幸。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苔丝对于爱情过于偏执，偏执到盲目，失去自我，最终成为了爱情的奴隶。

对于亚雷，哈代是一种完全的批判，批判那些沉浸于自大的男权思想中愚昧不自知的男性；对于克莱，哈代更多地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寄寓了希望，是对那个时代刚从男权思想中清醒或是亟待清醒的男性的真实刻画，期待他们能够在反思中最终清醒过来；而对于苔丝，哈代的感情就更为复杂了，喜爱，同情，怜悯，肯定，他喜爱她的善和美，肯定她的独立女性

¹⁶ 托马斯·哈代.《苔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第104页.

¹⁷ 托马斯·哈代.《苔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第298页.

¹⁸ 托马斯·哈代.《苔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第438页.

意识和叛逆精神,欣赏她对爱情的渴望和执着追求,但同时对她受男权意识的压迫和伤害感到不平和同情,对她为爱情而屈从而失去自我的怜悯,对她最后奋起反抗孤注一掷的怜惜,尊敬,哀而寄予希望。

结语

苔丝的悲剧是男女两性意识不平衡发展的一个激烈演绎,造成两性意识不平衡的原因则是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构及分工、宗教等一切物质上的差异都会对意识产生极大地影响,而意识又直接指导着我们的行为。因此,所有已发生或是即将发生的事情都能从思想上找到原因。苔丝的悲剧不单单是对那样一个男权主义统治下严重失衡的两性意识带给女性尤其是下层女性悲剧的映射,更是当时觉醒初期的力量尚小,意识还不够坚定彻底的女性意识与顽固的男权意识碰撞冲击后普遍悲剧走向的真实写照。在某种程度上,苔丝的悲剧也是女性反抗的一种希望。

而哈代用其敏锐的嗅觉、超前的思想以及真实深刻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那个时代的故事。正如如查理德·卡明特所说:“哈代所写的苔丝的悲剧不仅是小说里的故事,也是人性被扭曲,遭遇不幸命运的妇女的悲剧,社会的偏见和伪善的道德使苔丝的悲剧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哈代凭借其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两性意识及关系的深刻了解和剖析,为我们塑造了诸如苔丝、亚雷、克莱这样一些深受男权意识荼毒,或愚昧不自知或在新旧思想交织中痛苦迷惘苦苦挣扎的典型形象,用更为符合现实的悲剧大胆向读者揭露了19世纪男权主义统治下对女性生理及心理的压迫和残害,引起读者乃至全社会对女性地位的关注和深刻思考,也为20世纪的妇女解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实,就算是在21世纪这样的文明社会中,也依旧或多或少地残留着男尊女卑的思想,健康的两性意识、和谐的两性关系仍旧是我们整个人类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 托马斯·哈代.《苔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2] M.L.雪莉.《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女性主义、婚姻和法律》(Mary Lyndon Shanley ,Feminism ,Marriage ,and the Law in Victorian England)[M].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
- [3] 劳伦斯·斯通.《离婚之路》(Lawrence Stone ,Road to Divorce England 1530-1987)[M].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 [4] 孙晓梅.《中外妇女运动简明教程》[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
- [5]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 [6] 丁世忠.《哈代小说伦理思想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8.
- [7] 佟雨葳,白丽娜.《苔丝_男权主义文化统治下女性悲剧的缩影》[J],语言文学研究, 2010.
- [8] 刘晓阳.《男性思维与女性意识的冲突》[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第30卷第5期, 2008.
- [9] 潘迎华.《19世纪英国现代化与妇女家庭法律地位的演变》[J].世界史,第6期, 2007.
- [10] 戴军.《勇敢的叛逆者》[D].湖北:华中师范大学,2003.
- [11] 董莹.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德伯家的苔丝》[D].安徽:安徽大学,2010.
- [12] 李小青.《行者之殇》[D].湖南:湖南大学,2009.

The Tragedy of Tess in the Collision of the Two Sexes

Zhao Tiantia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 Henan, 450001)

Abstract: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is a highly representative work of critical realism novel written by Thomas Hardy. Through telling miseries of a pure nice village girl, the novel accuses the discrimination and abuse of women in male-dominated British society. Then the novel created readers' self-examination on gender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relatio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analyzes sexual awareness on the base of Thomas Hardy'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The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Thomas Hardy's sexual awareness on figuring out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On the second part, 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tragedy of Tess through analyzing the role of sexual awareness's difference and unbalance on the main characters of the novel.

Keywords: gender consciousness; Hardy's gender views; victorian age; the tragedy of Tess